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Осип Мандельштам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杨子译



20世纪
世界诗歌译丛



杨子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著;杨子译.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0
(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第2辑/楚尘主编)
ISBN 7-5434-4839-4

I. 曼... II. ①曼...②杨... III. 诗歌-作品集-俄罗斯-现代 IV. I51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3607号

丛 书 名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书 名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作 者 (俄罗斯)曼德尔施塔姆
责任编辑 罗 辑
装帧设计 张志伟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125
印 数 5000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839-4/I·797
定 价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世纪世界诗歌译丛

第一辑

- 《乔伊斯诗全集》 (爱尔兰) 乔伊斯 著
《狄兰·托马斯诗选》 (美国) 狄兰·托马斯 著
《切·米沃什诗选》 (波兰) 切·米沃什 著
《安东尼奥·马查多诗选》 (西班牙) 安东尼奥·马查多 著
《保罗·策兰诗选》 保罗·策兰 著
《伊凡·哥尔诗选》 (法国) 伊凡·哥尔 著
《耶胡达·阿米亥诗选》 (以色列) 耶胡达·阿米亥 著
《里尔克诗选》 (奥地利) 里尔克 著
《伊丽莎白·毕肖普诗选》 (美国) 伊丽莎白·毕肖普 著
《卡瓦菲斯诗集》 (希腊) 卡瓦菲斯 著

第二辑

- 《约翰·阿什贝利诗选》 (美国) 约翰·阿什贝利 著
《w·s·默温诗选》 (美国) w·s·默温 著
《聂鲁达诗选》 (智利) 聂鲁达 著
《叶芝诗集》 (爱尔兰) 叶芝 著
《索德格朗诗全集》 (芬兰) 索德格朗 著
《博尔赫斯诗选》 (阿根廷) 博尔赫斯 著
《吉皮乌斯诗选》 (俄罗斯) 吉皮乌斯 著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 (俄罗斯) 曼德尔施塔姆 著
《美洲译诗文选》 马尔克斯等 著
《非洲诗选》 索因卡等 著

第三辑

- 《格雷戈里·柯索诗选》 (美国) 格雷戈里·柯索 著
《沃伦诗选》 (美国) 沃伦 著
《勃洛克抒情诗选》 (俄罗斯) 勃洛克 著
《伽姆扎托夫爱情诗选》 (俄罗斯) 伽姆扎托夫 著
《波普拉夫斯基诗选》 (俄罗斯) 波普拉夫斯基 著
《特兰斯特罗默诗选》 (瑞典) 特兰斯特罗默 著
《阿蒂拉·尤若夫诗选》 (匈牙利) 阿蒂拉·尤若夫 著
《菲利普·拉金诗选》 (英国) 菲利普·拉金 著
《英国当代诗选》 布莱克·莫里森 安德鲁·莫申 编
《二十世纪冰岛诗选》 斯泰纳尔等 著

策划：王亚民 楚尘



出版前言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得益于对异域文学营养的汲取,外国诗歌的翻译成为其间极为突出的部分。从荷马的史诗到金斯堡的《嚎叫》,从但丁的《神曲》到艾略特的《荒原》,无数优秀的诗歌作品,经由翻译家们的译介,对二十世纪中国几代人的诗歌阅读和写作所产生的情感激发和诗艺启迪,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以致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翻译诗,就没有中国现代诗歌。

但是,回望二十世纪的外国诗歌在中国的出版状况,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翻译诗的出版一直处在零散的、非系统的状态。我们出版这套《二十世纪世界诗歌译丛》,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希望以我们的微薄之力,能够填补中国出版事业的一项空白,以此构筑汉语版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史的长廊,提供完整的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图景。本译丛第一批计划为五十种,分五辑推出,每辑十种。

面对浩若烟海的世界诗歌,我们当然要有所选择。首先,选择二十世纪作为时间范围,是因为二十世纪是人类迄

今最伟大、最复杂、最灾难深重、最富于变化的世纪，在这样的时空中产生的优秀诗歌，积淀着人类心灵深处承受的苦难，也折射着人类精神结构中永恒的尊严和优美。其次，收入这套世界诗歌译丛的，是世界各国优秀诗人的优秀作品，这些诗人中有许多是诺贝尔文学奖或其他著名诗歌奖的得主，他们对世界诗歌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的作品已经越出国家与民族、文化与政治的囿限，成为普照世界的精神之光。

诗歌是语言的极致，因此翻译难度最大。所谓“诗就是在翻译中失去的东西”，所谓诗歌翻译“只分坏和次坏两种”，都是在极言译诗之难。但是，诗歌翻译史表明，高水平的翻译依然可以让我们清楚地听见异域诗魂的吟唱，像经过查良铮、戴望舒、冯至、卞之琳、王道乾等老一辈的翻译家之手的经典译作，永远令人为之激动。因此，力求高质量、高水准的翻译，是这套译丛的一个基本目标。为达到这个目标，本社约请的译者大多数是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研究人员和在国内外的诗人，从而保证以准确、传神和丰富多彩的译笔将读者带入二十世纪世界诗歌的灿烂星空。

河北教育出版社



曼德尔施塔姆： 对世界文化深怀眷恋的诗人^①

[美]克拉伦斯·布朗

万海松 译

奥西普·叶米利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于1891年1月出生在华沙，但他全家不久就迁居帝俄的首都圣彼得堡，后来，这个城市从任何方面（除了文学方面）来说都成为他的故乡。他的父亲是一个皮革商，其祖先来自库尔兰公国^②。他的母亲叫弗洛拉，娘家姓韦尔勃洛夫斯卡娅，是著名文学史家温格罗夫^③的亲戚，她为她的家庭属于知识界

-
- ① 本文系作者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企鹅书屋，1977年）所写的序言，题目为序言中译者所加。——译者注
- ② 1561—1795年在库尔泽姆和泽姆加尔领土（拉脱维亚西部地区）上建立的封建国家。——译者注
- ③ 温格罗夫（1855—1920），俄国文学史家，目录学家。——译者注

而自豪。她本人则是一名音乐教师，她对音乐的喜好是她给三个儿子的最丰厚的遗产。他们全家定居彼得堡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曼德尔施塔姆的父亲享有特权地位，因为，允许犹太人定居首都都是很罕见的。

我们对曼德尔施塔姆的童年时代知之甚少，除了他自己在带有自传性质的《时代的喧嚣》一书中所描述的之外。文如书名，比起书中所论述的年轻一代知识界的情况来，该书确实较多地关注那个时代的情况。但是，如果读了这些深思熟虑的、既朦朦胧胧又印象颇深的文字之后，所获得的感受远远不止是对俄国那淡紫色的十年的感觉。在一个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庆贺的现代城市中，当以彼得大帝命名的首都经历了从彼得格勒到列宁格勒的改变的时候，^①他在这样一个时代从事写作，庆贺了这些形象和事件——一种文化的总体的“喧嚣”现在已经消亡——他将其保存在脑海之中，而且只有将这些连缀起来，我们才能对他早年的生活形成某种认识。这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认识，这些矛盾现在未能解决，或许永远也无法解决。

一方面，该书处处弥漫着一种“即将消亡的时代”所固有的忧郁——“病态的死寂和深重的土气”，正如曼德尔施

^① 彼得堡于1914年改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改名为列宁格勒。——译者注



塔姆所描绘的那样，衰败这一说法是该书一个不变的特色；另一方面，此书中的所有描述都风格洒脱，对彼得堡的日益没落满怀如同向往节庆一般喜悦的乐趣，还有那些不断举行的音乐会和阅兵式，好像是举行葬礼时的场面，以至于最后留下的印象是无法磨灭的欢乐。尽管如此，他深知自己是一个从近旁观看的局外人，一个远离他称之为他的家庭及其传统的“犹太式的混乱”的旁观者：

“近卫军的节日，步兵队伍和马匹那单调的美，那板着的石头般的面孔、在因花岗石和大理石而显得苍白的米里翁娜大街上劈啪前行的连队，于我又有什么相干？彼得堡匀称的全幅景观，都只是一场梦，一张蒙在深渊上的辉煌的面罩，四周都绵延着犹太式的混乱，不是故乡，不是家园，而只是混乱，一个陌生的、还在腹中的世界，我来自那个世界，我恐惧它，我朦胧地猜透了它，我在逃避，一直在逃避。”^①

那么，他理应在他的笔下把沙皇之都据为己有，难道这不是他的一种胜利吗？除了这几段文字之外，还必须看到该书的其他部分：一群相继雇来教育他的法国和瑞士的家庭教师，在夏宫玩的平静的游戏，俄国文学的瑰宝——用印花布装订的普希金诗集和“沉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① 此处译文参考：奥·曼德尔施塔姆：《时代的喧嚣》，刘文飞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8—69页。译文有些许改动。——译者注

——挤满了家里的书柜，柴科夫斯基和斯克里亚宾^①的音乐，霍夫曼^②和库别里克^③的音乐会，芬兰消夏胜地的漂亮沙滩，薇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④剧院，以及一个收藏丰富的人物肖像的特殊画廊。总的来说，他的童年留给人的最后一个印象是，他将童年时期用来领略对一种氛围的体验上，这种氛围足以保证他的情感的安全和自我定义的准确。若不这样假定，若反之，则更难理解支撑着曼德尔施塔姆经历即将到来的悲惨年月的那种性格上的韧性。

有一件事能进一步证明他的家庭的地位，那就是他获许进入捷尼舍夫学校就读。这所学校所面向的家庭不仅是十足的精英阶层，还有绝对的“民主派”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那位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父亲后来也将未来的伟大小说家送入这所学校就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留下的关于这所学校的记忆，可以说，跟曼德尔施塔姆的迥然相异）；还有一位犹太人维克多·日尔蒙斯

-
- ① 斯克里亚宾(1872—1915)俄国著名作曲家、钢琴家，有《神圣之诗》交响曲。——译者注
- ② 霍夫曼(1876—1957)，波兰钢琴家，1873—1913年曾多次在俄国演出，后移居美国。——译者注
- ③ 库布里克(1880—1940)，捷克小提琴演奏家。——译者注
- ④ 薇拉·科米萨尔热夫斯卡娅(1864—1910)，俄国女演员，1904年在彼得堡创办了以其名字命名的新剧院。——译者注



基^①也被这所学校接纳，他日后成为俄罗斯的一名顶尖学者，成了同班同学曼德尔施塔姆的终生挚友。这所学校是培养优秀分子的摇篮。

曼德尔施塔姆从这里出国，踏上了首次前往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学习与漫游的旅程。1909—1910年，他在海德堡大学学了一个学期，必修课包括关于康德哲学和关于古代法国的课程。一回国，他便进入了彼得堡大学就读，尽管他从未获得过学位。多年以来，他被接纳为大学学生这一事实本身一直使人困惑不解，因为一个犹太人要想被接纳就必须具有最高的学历证明，尽管曼德尔施塔姆在捷尼舍夫学校的学生生涯使他受益匪浅，但实际上他的成绩记录在那儿却完全不被重视。他的遗孀最近披露说，他曾经同意在芬兰某地皈依路德教^②，纯粹是为了作为一名基督徒进入大学就读。后来，他对包括基督教在内的整个宗教的态度似乎禁止他再迈出如此未经深思熟虑的一步，由此可见，他对这一步并不太看重。

1913年之前，当他的第一本诗集《石头》问世之时，曼德尔施塔姆作为一个具有非凡抱负的诗人已经在彼得堡的

① 日尔蒙斯基(1891—1971)，苏联文学家，文艺理论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译者注

② 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1483—1546)创立的宗教派别。——译者注

文学圈中扬名。这本薄薄的绿色封面的小册子如同一种启示，打动了同时代读者的心。这本书仿佛就是他曾经居住的神秘处所。当时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流派是俄国象征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亚历山大·勃洛克，他是与曼德尔施塔姆不分高低的对手，也是俄罗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还有安德烈·别雷、瓦列里·勃留索夫、康斯坦丁·巴尔蒙特、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齐娜伊达·吉皮乌斯等一大批大诗人。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说，象征主义无论什么时候都包括俄国“白银时代”的所有其他诗人在内，不管他们带有那个世纪哪方面的标志，因为象征主义塑造了他们的修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它的成就后来也极大地超出了它的少数后继者们的成就。此外，还有许多人发现，象征主义真正有助于将各个天才安排到多种多样的“流派”中去。

象征主义在当年崛起之时，正值曼德尔施塔姆降生于这个世界之际，而一俟曼德尔施塔姆的第一本诗集问世，象征主义作为一场统一的运动便偃旗息鼓了。十九世纪末，象征主义在十九世纪俄国小说之后开办了一期诗歌再教育的速成班，因为象征主义在俄国十九世纪小说的巨大成功下相形见绌，有时候它似乎也渴望散文化，或者希望重新深入对待数字那种非常细微的美妙。在二十世纪头十年即将结束之时，正统的象征主义者们对待趣味和技巧的改革满



怀冲动，他们最终变得支离破碎，有的走火入魔钻进了各种不同的新浪漫主义的死胡同，过分夸张地关注诗人的自我，关注玄奥神秘的宗教种种令人费解的形式，总之，它是一种为了自我而追求迅猛激烈的东西的热情。在此时开始成熟起来的更年轻些的诗人们继承了象征主义者技巧的驻颜回春术，然后他们对其长辈们所关注的其他领域的东西都显得冷冰冰的，而且仅有的另外几个值得跟象征主义相提并论的诗歌流派正与象征主义分道扬镳。马雅可夫斯基和赫列勃尼科夫成为了“未来主义者”。曼德尔施塔姆则成为一名“阿克梅主义者”。

阿克梅主义作为一种别出心裁的纲领时，是否仅凭其宣称的含义就会被接受，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诗作本身明明就是各自为政的，因为就是在一段时间内麇集在同一旗帜下的诗人们，相互之间也截然不同。阿克梅主义的领袖人物是尼古拉·古米廖夫，另外仅有的两位具有持久影响力的诗人就是安娜·阿赫玛托娃（有一段时间是古米廖夫的妻子）和曼德尔施塔姆本人。这几位诗人的有些诗作完全置所有上述宣言于不顾，如果为了揭示诗歌中一种本质上不同的趋向，根据形式和主题上的相似，把他们拿来作一番比较，或许不无道理，但这些诗作为数不多。简而言之，阿克梅主义者早期的宣言可归结为一种渴望，它渴望诗歌从一切象征主义者的与其他世界相联系的胡言乱语中解放

出来。意象一旦具体化并被敏锐地加以实现的话，那诗歌的陈述就完全合乎逻辑。意象的力量如同安泰俄斯^①的力量，来源于与大地的接触。古米廖夫尤其呼唤一种阳刚之气，甚至是野性的阳刚之气，力求对生命有看法并追求万物之中、尤其是诗歌结构中的一种稳定的整体上的平衡。为了说明阿克梅主义是什么或它自认为是什么，不妨试着向英语读者举出这样一个让他感到更为亲近的例子，即埃兹拉·庞德的“意象派三点纲领”。

虽然英语读者几乎不能随心所欲地直接理解本书^②中所翻译出来的诗歌，但实际上，不管读的是这些诗歌的俄文版还是英文版，只要一小部分，读者就比较容易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阿克梅主义早期的大多数信条都提出过明确的目标，而现在却为曼德尔施塔姆所忽略。关键在于，他对阿克梅主义有自己的见解，他的见解仅仅与上述纲领部分契合。即使是他本人的见解，也随着较长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发展，当中它也在变化着。1910年，在一篇论弗朗索瓦·维庸的文章里，他已经勾勒出了阿克梅主义的诗学提纲，这比后来的其他人的更加著名的论断还要早。1937年，阿赫玛托娃

① 希腊神话中的巨人，传说只要身不离地，他就力量非凡，不可战胜。——译者注

② 即指由克拉伦斯·布朗和 W. S. 默温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企鹅书屋，1977年版。——译者注



宣布说，曼德尔施塔姆已经回答了某个诘难者要给阿克梅主义下一个定义的要求，他的回答就是：阿克梅主义就是“对世界文化的眷恋”。这种精疲力竭的、不屑一顾的反驳是他就这一主题所说的最后一句话，当然，它所具有的情感力度远大于理论力度。在此时期，他发现了一些值得广泛地和合理地深入探讨的地方，他最后一篇就此论述充分的文字出现在1922年的一篇文章之中；在该文中，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主义是以半是诗学半道德训条而出现的。这时，他对阿克梅主义的称呼已足够清晰，给它起了一个全新的名字——“有机的学派”。这里实际上无法完整地介绍他的思想，因此，这部诗集的读者就至少要意识到：运动的代理者所迫切需要的“逻辑”，如今跟直觉和纯粹语言有内在联系的逻辑——比如马拉美的逻辑——的关系，大大多于跟古米廖夫散漫陈述的常识逻辑的关系。至于曼德尔施塔姆的阿克梅主义的道德部分，要是没有过分歪曲的话，它可以被当做一种民主的人道主义，与阿克梅主义者经常通过明言和推论所渴望的东西相比，这种人道主义不会与之相去甚远。

有一点是清楚的：阿克梅主义者确实存在过，因为那就是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对他们的称呼。他们是一群诗人，大多数在当时羽翼尚未丰满，还很年轻，他们聚集在颇具权威的古米廖夫周围。当古米廖夫应征入伍参加世界大战之

后，他的那个小组就群龙无首了，阿克梅主义公开的和最少引起争议的形式——通过经常性的聚会来朗诵和讨论他们自己的作品——也随之宣告结束。曼德尔施塔姆没有服兵役，当然也就没有应征入伍，但是他却忙于参加大后方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如组织诗歌义演晚会。他的诗集《石头》的经过扩充的第二版本于1916年出版问世。

世界大战和革命带来的物质匮乏常常迫使曼德尔施塔姆跑到更加安静和供应比较充足的俄国南方去，尤其是克里米亚。国内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返回了北方，1922年，他的第二本诗集《悲痛》出版了。这是一个经过象征主义者们熏染的诗人的诗集，只要将之与《石头》中的早期诗作以及早期阿克梅主义的更加教条式的纲领相对照，就可证明这一点。他的第二部诗集实现了属于他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声音。曼德尔施塔姆将与之最接近的老师们逐个审视了一番，这些老师包括杰尔查文(1743—1816)和丘特切夫(1803—1873)这样的诗人，他善于将优雅的语言威力与仪典的，甚至是雄辩、庄重的举止结合在一起。第二年，即1923年，他的两本诗集都出了新版本，他也声誉鹊起，一跃成为广为人知的诗人。这年，他结婚了。他妻子是娜杰日塔·雅科夫列芙娜，如今她举世闻名是因为她写了关于他们夫妻最后几年动荡不安的共同生活的回忆录，英译本出版时书名为《希望对抗希望》(1970年)。我们对曼德尔施塔姆最后



岁月的了解远比他早年生活的了解要丰富和准确，这主要要归功于她。

对曼德尔施塔姆来说，生活下去变得越来越困难，完全不像以前那么容易。1921年，古米廖夫死在新政权的一班行刑队面前，他先前的同伙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怀疑。能否找一份工作越来越取决于一个人是否完全忠诚，不以隐藏自己真实感情为苦的曼德尔施塔姆明目张胆地拒绝绝对忠诚。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越来越频繁地被警告说，要严禁出版阶级敌人的作品。1928年，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三本不同的书：《诗选》收录了他的前两本诗集和他写于1921—1925年间的诗作，《论诗》是他的批评文集，《埃及邮票》是他的散文集。或许据此可以将这一年看做他诗人生涯的巅峰，但这个表面现象却有很大的欺骗性。在这之前的三四年时间里，他已经被迫以写作童话书为生，以胡乱翻译一些东西和做做新闻报道为生，以在政府出版社里打零工做杂活为生。尽管他的地位在诗歌行家眼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过，但苏维埃政府却对他越来越怀疑，越来越有恶意。

尽管如此，他却得到了政府高官尼古拉·布哈林的保护，布哈林欣赏曼德尔施塔姆并对他的诗歌评价甚高。只是由于布哈林的干预，曼德尔施塔姆才躲过了一场有意将其彻底逐出文坛的阴谋。同一年（1928年），在他的三本书面世之际，曼德尔施塔姆出版了沙尔·德·科斯特的《欧伦